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党益民作品集

金像丛书

Father's Snow Mountain, Mother's River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党益民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党益民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金像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 党益民著. -- 北京: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14.10 (金像丛书)

ISBN 978-7-5185-0003-1

I. ①父… II. ①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4782号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作 者: 党益民

责任编辑: 魏 然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号 (100089)

(发行部电话: 010-68795350, 68471803)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78千字

印 张: 22.25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3.00元

为时代歌唱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主席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习主席指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的时候，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习主席强调，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进武警部队先进军事文化建设，打造武警“忠诚卫士文化”品牌，在武警部队政治部首长和业务部门领导的指导帮助下，我社通过认真策划、精心打磨，出版了这套《金像丛书》。这套丛书共四册，收录了武警部队一至四届四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语言深挚优雅、文字洗练纯粹，内容积极向上，展示了武警部队文学创作的成果和水平，是激励广大官兵更好地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职责使命的一套励志丛书。

文化是一个民族绵延不息的血脉和灵魂，是人们休戚与共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文化强军对于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推动部队建设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军事文化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创作出版更多精品力作，为部队“能打仗、打胜仗”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支撑。为基层青年军人树立精神偶像和道德楷模，为提升大众高尚的精神品质、引领正确的军营价值取向树立标杆，激励军人在高昂格调创造的生活形态和人物形象中自觉追求崇高，践行宗旨，不辱使命。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人民军队英雄辈出，每一个官兵都是值得我们赞颂的人。《金像丛书》就是歌唱我们这个时代，歌唱我们广大官兵的一套丛书。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新军事变革的伟大时代，广大官兵为战斗力的提升、为人民的幸福安宁、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创造出了可歌可泣的辉煌业绩，涌现出了无数英雄集体、英模人物和感人事迹。我们会继续怀着一颗敬重之心，走进生活的沃土，走进基层部队，走进官兵的心田，创作和出版更多饱含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民族之魂、振兴之魄、奋发之为、开拓之举的精品力作，奉献给社会和人民、部队和官兵，为昂扬奋进的中华民族和部队官兵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人民武警出版社

二〇一五年三月

目 录

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长篇小说）

卷一 江河 001

卷二 江雪 045

卷三 江果 091

卷四 江雪 121

卷五 江河 145

卷六 江果 187

卷七 江河 215

守望天山（报告文学）

作者手记 247

一、守望老兵：陈俊贵 251

二、陈俊贵的妻子：孙丽琴 280

三、陈俊贵的大儿子：陈晓洪 292

四、陈俊贵女儿：陈晓梅 297

五、地方政府领导如是说 304

六、烈士亲人如是说 306

七、昔日战友如是说 311

雪祭天山（报告文学）

《守望天山》续篇 325

献给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藏区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的父亲母亲们！

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

卷一 江河

父亲身上有三个枪眼，一个是马步芳的骑兵留下的，一个是藏族头人留下的，还有一个，是我留下的。

父亲去世的前一年秋天，我回了一次河源。说是去看他，其实是想把他从阿尼玛卿雪山下的那个巴掌大的小县城接到北京，让他享几天清福。父亲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那里，也该过几天好日子了。可是他不愿意。他比从前更加固执。他说他的好日子就在雪山下，就在埋葬母亲的地方。他说他要陪伴母亲，还有牺牲的战友。

那天，我们坐在雪山下的草地上，整整聊了一下午。母亲的坟茔就在我们的身旁，另一边是父亲的坟茔，只不过是空的，那是父亲为自己准备的。我们周围的草地上开满了格桑花，花香随风飘散。父亲看着不远处静静流淌的黄河。

他说：“我哪儿也不去，我要陪着你妈。”

他又说：“她陪了我一辈子，我要陪她下辈子。”

据大姐江雪说，她将母亲从二姐江果所在的格尔木部队医院接回河源的第二天，父亲就开始为母亲挖掘坟墓。那时已是深秋，天气已经很冷，草地都快要冻住了。父亲不让任何人帮忙，一个人固执地挖掘。父亲的脸上看不出悲伤，好像在干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好像不是在给母亲挖坟，而是在为母亲盖一座新房子。

坟墓挖好了，父亲一身寒气地回到家，高兴地对母亲说：“我给你把新房子盖好啦，很漂亮，很宽敞，你住着一定舒服！”

母亲努力地朝父亲笑笑，什么也没说。因为那时母亲病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那天晚上，母亲躺在父亲的怀里安静地走了。

大姐说，从母亲生病到去世半年多的时间里，少言寡语的父亲变得话特别多，他经常给母亲讲一些蹩脚的笑话。那些笑话别人听着不觉得可笑，可是母亲每次都笑得很开心。母亲伴随着笑声走完了最后的路程。掩埋了母亲，父亲一个人在母亲的坟前哭了很久。大姐说，父亲的哭声像狼嚎，很吓人。大姐说她从来没有见父亲哭过。

我也没有，从来没有。

那个弥漫着花草香味的下午，我和父亲坐在两座雪山之间的河谷草地上，第一次坦诚地聊天。我们面对巴颜喀拉雪山，背靠阿尼玛卿雪山。我望着远处的雪山，心想：很多年后，当人们发现掩埋在冰雪下的三个藏族男人完好无损的遗体，还有他们手里的猎枪，肯定想象不出当年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那是一段被雪藏的故事。

父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叹息了一声说：“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五六十年了。”

我说：“就是因为你们，你才在这里守了一辈子？”

父亲说：“不全是，还有你妈。”

我很疑惑：“我妈？她不是一直想离开这里吗？”

父亲说：“就因为她想离开，所以我才要坚持留下来。”

我被父亲的话弄糊涂了：“这是为什么？”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便开始了他的讲述。父亲讲的那些事情，许多我是第一次听说，可能母亲也未必知道。我惊奇地发现，忠厚老实的父亲的内心竟然蕴藏着那么丰富的感情。我隐约感到父亲并没有把什么都告诉我。这也难怪，我与父亲分开这么多年，感情上多少有些生疏。但我已经很知足，很感激父亲的坦诚。母亲生前给我们讲过的只言片语，或许正好填补了父亲讲述的空隙，但绝对不是全部，因为我发现父母的故事里还有许多空隙，而每一个空隙里都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我并不了解自己的父母，我以前对他们的种种猜测，现在看来，或许都是错误的。

我们就从父亲身上的第一个枪眼说起吧。

那时，父亲在马步芳的骑兵团里当兵。有天傍晚，老兵马奎在马棚里找到父亲，神秘兮兮地对父亲说：“江三，跟我走，我带你小子尝鲜去！”

父亲当时正蹲在地上整理马缰绳，仰头看着马奎，迷惑不解地问：“尝鲜？你又偷了谁家的羊羔？”

“你狗日就知道个羊羔！世上还有比羊羔肉更好吃的东西哩！”

“啥东西？”

马奎哈哈大笑，然后小声说：“你个瓜娃，女人嘛。”

父亲看着马奎，胸口像塞了一把马草，乱糟糟的，气息也短了。

马奎说：“走，跟我去尝女学生的鲜去！”

父亲的心怦怦直跳：“哪个女学生？”

马奎踢了父亲一脚：“你装个尿！西宁来了那么多女学生你狗日的不知道？”

父亲当然知道。几天前，马步芳派来西宁女子师范学校十几个女学生，专门来给骑兵团慰问演出。已经演出了两场，今晚上是最后一场。不过，父亲一次也没有看到演出，马奎也没有看到，只有军官和部分有战功的骑兵才有资格去看演出。

父亲站起来说：“你是啥意思？”

马奎将嘴巴凑到父亲耳边说：“咱去把那女学生给拾掇了……”

父亲心里哆嗦了一下：“她们不是去给军官们演出了吗？”

“有一个病了，今晚留在营房里呢。”马奎神秘地说，“军官们都去看演出了，我们现在去把她拾掇了正是时候。”

父亲惊讶地问：“你咋知道的？”

“我是谁？我是马奎！”马奎愤愤不平地说，“凭啥只准军官看不准咱们看？不准咱看咱就不看，咱啗实活！走，咱尝鲜去！”

马奎转身走了几步，发现父亲没有跟来，转身骂：“你狗日的走不走？”

父亲说：“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去！”

马奎跑回来踢了父亲一脚，正好踢到了父亲的脚脖子，父亲疼得直咧嘴，但他没敢吱声。

马奎瞪着眼说：“你狗日的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父亲只好硬着头皮跟着马奎走。

父亲害怕马奎。不光父亲，许多骑兵都怕马奎。马奎人高马大，心狠手辣，是个不要命的家伙，谁要是惹了他，他会抽出马刀跟你拼

命。马奎最擅长的动作就是“劈刺”。所谓“劈刺”，就是双手握紧马刀，然后下蹲，举刀，猛一发力，从上而下劈将下来，人就成了两半。马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经常对俘虏这么干。

所以父亲没敢吭声，跟着马奎朝着女学生居住的营房走去。

父亲能成为马步芳的一个骑兵，都是因为马奎。其实细究起来，也不是因为马奎，而是因为一把马料。

那时父亲十六岁，家里很穷，一家四口，一间草房，一个土炕，两条被子。原来兄弟三个，后来饿死一个，剩下兄弟俩。兄弟俩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讨饭谁穿。兄弟俩讨饭一般都是朝东走，去相对富裕的关中一带。他们一走就是十天半月，带回来的一布袋馍馍，可让一家人维持七八天，剩下的七八天只能用野菜米汤充饥。父亲讨回来的馍有麦面馍、玉米面馍、糜子面馍，还有高粱馍。怕馍馍路上发霉，父亲就将馍掰开，晒干，然后再装进布袋里。有时晾晒馍馍时，疲倦的父亲睡着了，馍馍便被鸡狗糟蹋得七零八落。父亲有一次跟狗去争夺一块馍馍，被狗咬伤了。父亲很伤心，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狗撕破了他们兄弟俩唯一的裤子。

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乞讨，发誓要讨来一条裤子。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和哥哥一起去出门乞讨了，兄弟俩做伴，能相互壮胆。可是父亲到底还是没有讨来一条裤子。别说裤子，他连自己也弄丢了。

父亲那天来到一个村庄，只见城门紧闭，父亲怎么也叫不开。有人站在城头上对父亲说：“要饭的娃呀，马步芳的队伍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跑吧，小心被乱马踩死！”

父亲没有跑。不是因为他不害怕，而说因为他太饿了，实在跑不动了。他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饿死是个死，被马踩死也是个死，反正都是个死，那就省些力气吧，让马步芳的骑兵踩死算屎了。父亲这么想着，就在城墙下的土窑里浑浑噩噩地昏睡过去。

父亲醒来时已是黄昏。城门早已洞开，一队队骑兵进进出出。父亲听到一声马嘶，循声望去，只见几个骑兵在不远处喂马。骑兵们抽着旱烟，相互骂着粗话。马吃着羊皮口袋里的马料，隔一会儿打一个

喷鼻。父亲饿得难受，嗅到了马料的香味。

几个骑兵不知因为什么事都走了，把马留在那里。父亲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双腿不由自主地向马料口袋走去。那些马停止了咀嚼，警觉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朝它们走来。父亲扑到马料袋上，准确地说，是跌倒在马料袋子上，他急不可待地将手伸进袋子，抓了一把。啊，是黄豆！父亲欣喜若狂，将一把黄豆塞进嘴里。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咀嚼，脚脖子就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用力蹬了蹬，没有蹬掉，而且越发抓得紧了。父亲低头一看，是一只手。顺着手往上看，是一个胡子拉碴的骑兵。骑兵躺在地上，正用阴森的目光看着他。

父亲吓坏了，黄豆噎在了喉咙里，剧烈地咳嗽。

骑兵从地上爬起来，哈哈大笑，突然又阴下脸说：“你娃娃胆子不小，敢偷我的马料！”

父亲将黄豆吐了出来，看着骑兵。

“这事咋办？”骑兵黑着脸说，“要不，你让我砍下一只手；要不，你给我当马夫。”

把手砍了可不行，我还要讨饭呢，没手怎么行，还是当马夫吧。可是父亲不知道马夫是干什么的，便大着胆子问：“马夫是啥？”

老兵说：“马夫就是给我喂马。”

父亲问：“有馍馍吃没？”

老兵说：“馍馍尽饱吃。”

父亲说：“行，我给你当马夫。”

就这样，父亲当了马步芳队伍里的一个马夫。每次打完仗，父亲就把老兵的马牵到河边刷洗干净，然后再将它们喂饱。打起仗来的时候，骑兵们在前面跑，父亲没有马，就甩开两条长腿追着马蹄扬起的尘土拼命跑。仗打完了，骑兵们一身血腥，父亲一身灰土，看不清原来的眉眼。

父亲喜欢当马夫，他从小就喜欢马，可是村里更多的是牛，只有财主家才有马。父亲喂马很精心，只要时间允许，总喜欢一把一把地给它们喂马料，日子长了，马就跟父亲有了感情。父亲让它们卧下它们

就卧下，让它们前腿直立起来它们就前腿直立。父亲一声口哨，马就会哒哒哒地跑到父亲跟前来。

父亲喜欢当马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吃饱，实在吃不饱，还有马料呢。但是父亲并不开心，因为那个把他带进骑兵团的老兵总爱欺负他，老兵让他干这干那，稍有怠慢就会拳脚相加。后来父亲个子长高了，人也壮了，也当了骑兵，拥有了自己的一匹战马，老兵就很少打他了，但是老兵仗着父亲是他带进骑兵团来的，所以总喜欢在父亲面前耍老兵的派头。

不用说您也猜到了，这个老兵就是马奎。

马奎将父亲领进一个院子。房子里橘黄色的灯光从麻纸裱糊的窗户里泄露出来，看上去是那样的温暖。可是父亲却打了一个寒战。

马奎将枪交给父亲，在父亲的耳边小声说：“我先进去，你在外面放哨。等我出来，你再进去。”

黑暗中，父亲看不见马奎的表情，只看见他的白牙，知道他在笑。马奎蹑手蹑脚地向屋门走去。平时笨手笨脚的他，这会儿手脚轻巧得像一只猫。父亲的心怦怦直跳。

屋门被悄无声息地推开。灯光“哗啦”涌了出来，又“哗啦”一声被黑暗吞噬了。接着，是一声女人的惊叫。父亲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双腿哆嗦起来。父亲跑到窗前，从窗户上一个破洞里看见马奎一手捂住女人的嘴，一手正将女人往炕上拖。女人“唔唔”叫着，又踢又咬，在马奎怀里扑腾。父亲看见了女人的脸，一下子惊呆了。她是那样的美，美得让父亲心颤。她是那样年轻，年轻得让父亲心疼。也许就是在那一瞬间，父亲爱上了这个女人。

父亲急得在窗下转圈，心里一遍一遍对自己说：“不能让狗日的马奎把她糟蹋了！不能让狗日的马奎把她糟蹋了！”

屋里又传出女人一声惊叫。父亲趴到窗户上一看，马奎正在撕扯女人的衣裤。父亲急了，一脚踹开屋门，端着枪冲了进去。

马奎和女人都愣了。

马奎扭头说：“你狗日的进来做啥？”

女人缩在炕角直发抖。

马奎说：“你给我滚出去！”

父亲哆嗦了一下，往后退了一步，但是马上又站稳了脚跟。父亲嘴唇哆嗦着对马奎说：“她病了……你不能祸害她！”

马奎似乎没有听清，问父亲：“你说啥？”

父亲不再哆嗦，梗着脖子说：“我不让你祸害她！”

马奎听明白了，低吼一声：“滚！”

父亲像长在了地上，动也不动。

马奎说：“好，算你小子有种！等我拾掇了她，再来拾掇你！你不出去就站在这里看着！”

女人跳起来想往外跑，被马奎一把抓住，按倒在炕上。

女人惊恐地看着父亲，大声喊：“救救我，大哥！”

父亲对着马奎忙碌的后背说：“奎哥，求求你，放了她吧！”

马奎头也没回，继续撕扯着女人的衣裳。

父亲说：“奎哥，看在我服侍你三年的分上，求求你放了她吧！”

马奎继续忙活着自己的事。

父亲走过去，用枪抵住马奎的后背说：“奎哥，求求你啦！”

马奎感觉到了后背上的枪管，愣住了，但是他头也不回，轻蔑地说：“你小子有种就开枪吧！”

父亲举枪的手哆嗦了：“奎哥，你别逼我！”

马奎仰起头，无声地笑了，背对着父亲说：“小子，要么你开枪，要么你给我滚出去，别耽误老子的好事！”

父亲突然大喊一声：“马奎，你去死吧！”

枪声响了。马奎趴在了炕上。父亲看见一股黑红的污血从马奎的后背“突突”地冒了出来，顿时傻眼了。父亲从来没有杀过人，何况是他最惧怕的人。女人也被吓傻了，哆嗦成一团。父亲知道枪声很快就会引来骑兵，得赶快离开这里。

“走，跟我走！”

父亲拉着女人跑到院子里，迟疑不决。往哪儿走？怎么走？父亲环

顾四周，看见墙根下有一堆麦秸，突然有了主意。他打了一声口哨，一匹战马从黑暗中跑进院子。父亲将马奎从屋里拖出来，扶到马背上，然后在马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那马驮着马奎跑出了院子，跑进了黑暗里。

马蹄声越来越远，可是更多的马蹄声却越来越近。父亲拉起女人，钻进了院墙根的那堆麦秸里。他们刚把自己藏好，一队骑兵就冲进了院子。父亲听见有人说，枪声是从这个院子里传出来的，可是咋不见人？父亲听见又有几匹马跑进院子。

“队长，那匹马追上了，是马奎，已经死了，后背中了一枪。”

“你们开的枪？”

“我们还没来得及开枪，他就从马背上掉了下来。”

“那他后背的一枪是谁打的？”

“不知道。”

“队长，那个生病的女学生不见了。”

“难道是那个女学生？”

“找到她不就知道了？”

“给我追，就是追到天边也要逮住那小娘儿们！”

“队长，这里有一堆麦秸，那女学生会不会藏在里面？”

父亲听见有人朝麦秸堆走来，他急忙用手捂住了女人的嘴。女人在父亲怀里瑟瑟发抖。父亲将她抱紧，免得麦秸抖动。

“给她个胆子，也不敢藏在这里面！走，给我追！”

一阵马蹄声过后，院子里静了下来。父亲发现他一直捂着女人的嘴，急忙松开。父亲还发现自己的衣裳早已经湿透了。他抱着的女人身上也全是汗。父亲嗅到了一种从来没有嗅到过的味道，那是女人的汗香，还有温热的麦秸的味道。这时，半裸的女人软绵绵地瘫软在父亲怀里。父亲感觉到女人的身体很烫。

父亲说：“你在发烧哩。”

女人有气无力地说：“谢谢大哥……”

父亲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父亲侧耳听了听，马蹄声和人声已经远去。父亲扶着女人从麦秸

堆里爬出来，悄悄摸出院门，朝马棚的方向打了一声口哨，一匹白马流星一样跑了过来。父亲将女人扶上马鞍，然后翻身上马，一手揽着前面女人，一手抖着马缰绳，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

但是，他们没有跑出多远，就被骑兵发现了，身后响起了零乱的枪声。一颗子弹击中了父亲的脊背……

二

父亲睁开眼睛后最先看见的是一张黑红的脸。这张男人的脸很和善，笑容可掬，但是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仔细一看，原来是少了一只耳朵。

见父亲醒来，少了只耳朵的男人说：“你终于醒啦！你小子命大，要是那一枪再偏一点，你就见阎王了。”

父亲这才记起曾经发生过的事，但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男人直起身子，往后退了一步，父亲这才看清他身上的解放军服装。父亲吓得想坐起来逃走，但是背部疼痛难忍，没有成功。父亲心想：这下完了，落了解放军手里，我死定了。

解放军说：“你不用害怕，你已经摆脱了马步芳的追兵，没有人会伤害你。这里是解放军 22 师独立营，我是营长刘达。”

父亲用胳膊肘勉强撑起身子，结结巴巴地说：“我……我……”

那个自称营长刘达的人将他重新按倒在床上，笑着说：“你什么都不用说了，那个女学生已经讲了事情的经过。你很勇敢，很了不起！我们欢迎你来投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同志了。”

父亲当时并没想过要投奔解放军，只想带着那个女学生逃命，谁知命运之神却将他送进了解放军的兵营。既然是命，那就认命吧，何况人家还救了自己一命呢。当兵吃粮，在哪儿不是混口饭吃？好吧，我就跟着解放军干吧！

营长问：“你叫什么名字？”

父亲说：“江三。”